



10002

寓林集卷之二

武林黃汝亨真父著

序

鴻苞序

今夫虛空之中忽然而有天地天地中有四海五嶽
海嶽中有丘陵原隰溝澮川瀆以及于一微一塵一
漚一沫自漚沫微塵浸絜而至天地不可以數計形
模也而總爲虛空之所苞舉則是虛空者之爲物孰
與妙合偶對哉嘗試觀之惟人之靈通神明類萬物

寓林集

卷之二

一

函虛蹠實參兩天地而稱三才世人往往桎梏束之
波流汨之故子輿氏有不能盡其才之嘆世有才子
而後能殺列虛空籠絡宇宙堅豎之爲功而精溢之
則爲言屠長卿先生所著鴻苞一編是也長卿少負
不羈以文章自豪釋褐成進士爲青浦令時與馮開
之沈君典丁右武諸公相頡頏風雲睥睨當世入爲
儀曹郎志業不遂仍以豪罷歸而益注其才情于著
作之林幾與弇州新都輩爭流競爽晚乃棲心于禪
玄二氏又欲綜三教之旨于一毫端時出而爲竺乾

爲柱下爲洙泗霏霏乎落筆爲花流沫爲珠玄黃黼黻其辭以自愉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兩儀緯萬類漁獵諸子網羅百家以及齊諧虞初叢聚謔浪之譚凡書之所有目之所淫喉舌之所吞吐盡舉而載之于筆蓋其心靈無所不映澈而其長才無所不游徙其瑰磊歷落之氣不竟于各位而眺覽山川揮灑詞賦猶不足以滿其清湛浩蕩之胸讀是篇也不可謂長卿非才子亦不可謂長卿不能盡其才者已雖然神明往則靈焉託馳驟歇而才安歸六執猶爲陳富林集

卷之二

二

筌玄釋不過傳響此編卽稱博雅功臣而謂爲長卿易簡理得之書不可也茅生元儀爲吾友水部薦卿之子博文嗜奇爰付剗劂屬予序之以資同好者流覽兼愛全書未加詮擇然予聞之長卿辭世偈云生平一過多言多語鴻苞等書付之一炬嗚呼霜降木落則長卿之爲長卿覩矣

敬由編序

敬由編者觀察竇公爲司寇郎時所緝自唐虞訖宋千載以來刑書也傳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

服刑非聖世所諱也曰清之已耳而迂儒煦煦爲仁以爲是申韓名法家慘礪少恩而嚮不忍置口然則尼父能不誅少正卯而治魯舜不誅四凶而治唐虞之世乎齊威王烹阿封卽墨而齊國大治此其意未可語于純白然以比于世之末造奸良混殺賢不肖倒置而委轡頓策以長邪人之氣銷鑠善類則何啻天壤也故以生而殺謂之王以殺而殺謂之霸不生不殺謂之昏殺生生殺謂之亂子產衆人之母孔子所稱惠人也而鑄刑書刑烏可已聖人亦曰明慎用

焉以清之清者刑期無刑五帝三王之化性命之理也此敬由編所以作也竇公性精嚴簡易博學通道明經術大諗所敷歷表著皆儒者之業非以爲刑而已在刑言刑不得已而由之予觀公自觀察吾浙其振綱持紀之大者亾論卽如晨起披堂帷三尺之監田野之匹夫亦得直前控籲遇可剖決卽爲勅法申理各厭其意去其繁重者下有司覆之大豪猾望之意消若霜霰之見日小民安枕無恙若嬰兒見慈母士大夫相嘆服以爲威明若神不可犯而不知公衷

所蓄積匪一日儻亦敬由斯編諸先哲所已行安性命之理而幾雅化者乎周茂叔陸子靜宋之有道儒者也其訊分寧之獄申荆門之訴卽神君老吏以爲不如而何疑于公謂道德之外有法將使張湯杜周來俊臣輩與咎繇爭理乎此非治世之言也汝亨不佞讀公斯編而謾序之申言其大指以復公且以告諸當世賢智之士學古入官者不可一日無此書也

蘇長公文選集註序

余嘗謂天地萬物之用惟虛以動者爲至妙是故水

寓林集

卷之二

四

流花開鱗游翼飛雲霞蒸而草木蕃衆籟之化羣動之宣莫不皆然文章之妙猶是也六經之文不可與才子文人論而虛動之宗冒道盡神惟易爲至千載而下傳其妙者蒙莊子瞻兩人而已子瞻之文風行波屬秦漢以來作者第一而嚶嚶尊古者以其宋而卑之摹繪事而斷生氣亦不知文妙甚矣然而虛以實爲母動以靜爲君佛印師有言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氣夫惟以萬卷之貯而行無一點塵氣之筆故無者可有有者可無多者能少少者能

以貞父
之沉解
經解不
言亦以
一子瞻
公龍早

多隨性効靈驅役千古如淮陰之將兵鄧林之伐材恣其所取而從橫左右無所不宐故按於事而後知使事之妙解于書而後知用書之妙覽天地知園方歷山川知紆曲學者誦習子瞻而不知其學問所貯神智所繇益與搏虛躡影何異豈惟不解實事併其所謂虛動之妙亦未解也子瞻之文異代同寶至今日而彌盛其爲全集爲外紀種種諸刻並傳行于世獨未見有選註如昭明之六臣蒙莊之郭象余門人王復之負雋自喜靜泊無它嗜好而以六季功課篇寓林集

卷之二

五

儒林全傳序

儒者之道自孔子而來數千載盛稱宋代尤推尊周程紫陽氏之學漢唐諸儒有表章疏註之功俱在所略不知論大儒之宗其微心相印繇堯舜文至孔而顏顏子語言最簡少曾孟已不能加其上其它賢聖

尤難同域猶之嫡祖血胤絲毫不相貸如以羽翼紹明而已流支譜族無一人可芟如董仲舒孔安國鄭玄杜預王通韓愈孔穎達諸人卓然燦然發明而嗣續之以逮于今何可謂遂出程朱下宋以前微此數人輩譬渡亾楫木亾枝此道必至稿落斷滅而不可起倘沿流牽募則影響之與支離訓詁之與詞章等敝也又何當乎頃見周海門先生有聖學宗傳一書凡先儒之言關係學者具在亦詳宋而略漢唐愚以宗之爲旨猶禪家之稱宗門所云微心相印則此書

寓林集

卷之二

六

猶嫌其多至以楊雄之玄荀卿之敢爲高論而可以陳列吾儒之堂則猶嫌其少嘗欲于其多者裁之統於一真則寥寥無幾人人亦無幾言踈淺之衷未易下筆舉其少者而益之凡人幾於言言幾乎道皆當蒐而彙之此爲力易而爲功博余亦未之暇而近得西江門人魏生維藩持其大父古渠先生所纂儒林全傳讀之則古今儒者德行文學語言之妙同堂一室並有開承族譜家珍俱堪世守孔子之道當藉是以傳不至稿落斷滅而不可振是編也亦吾道之雲

臺尼山之麟閣矣嗟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以遷史之才傳儒林寥落無文不能與刺客游俠同工中有所見卽楊雄荀卿奇謬之言亦可以到今不廢學人聞大道缺漏身心依稀腐生之常譚而自謂窺儒人之林此則饗者魏先生所羞也魏生雋而奮于學勤劬是編繩厥祖武子故喜而序之

詩故序

莊生曰詩以道性情而予以爲其事則書也其美刺則春秋也其變則易也皆性情之流天理之則也按

寓林集

卷之二

七

實則事爲據通靈則變爲神要之繇事以通變繇變以證性情則美刺之義陳而經緯之教立矣仲尼述六經刪詩三百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申公去古未遠義存闕疑毛韓齊魯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晦翁訓註大略纂集舊聞據理循跡其言于雅頌多合于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槩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夫惟靈心與實事合而後可與言詩詩之難言久矣鬱儀胸蟠千古神明在心隨時觀變其所爲詩故大都本原小

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千載作者至意真足稱風雅鼓吹經學司南矣鬱儀著述甚富易簡理得當代所寶而易象通先出嗣有此編三百篇之旨燦然復明謂今之游夏可也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重刻來子易註序

代

寓林集

卷之二

八

天命之所以不已者何也易也易也者何也象也象立而相推焉變生矣變者象之變也彖言象者也爻言變者也有象有變而後有辭占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詞動則觀變而玩占居安其序而樂玩其辭亦惟是變之所適妙陰陽行鬼神顯日用畢能事而世儒以卜筮決吉凶以義理解詞占不知夫義理吉凶從何而生象立而變通焉已矣然象何以立變何以通環循轂轉以生無窮是遵何法與則錯綜其數之法也錯綜之數吾夫子已言之矣而讀易者不解

也終日問卜筮譚義理而不遑所自出猶入終日言宗祖子孫而不知其偶終日言什百千萬而不知夫一二生三三生無窮也彼所謂象者駿圖耳已變者幻術耳已善乎來矣解先生悟之求溪萬山中而推言之也其言曰錯者一左而一右兩相錯者也猶父母男女然伏羲圓之以爲圖孔子所稱天尊地卑者是也綜者一上一下互相綜者也如織布帛而綜者然文王序之以爲卦孔子所謂剛柔相摩者是也舉一男女而億萬孫子列矣挈一絲而億萬條緒動矣

是故以極天下之數以定天下之象以通天下之變數無窮錯綜無窮變無窮象無窮總之太極生陰陽一陰一陽相左右上下而正焉襍焉摩焉盪焉無窮而已萬縷一絲也萬孫一祖也所謂易逆數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引而伸觸類而長皆是法也其義理謂之序其言謂之詞其決謂之占順此之謂吉逆此之謂凶天地所以消長萬物所以亨屯國家所以治亂人心所以存亡昆蟲草木所以枯榮生歿夫孰有能違之者乎易而

已矣。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說天至命，莫妙乎易矣。義之畫文之象，周公之爻，孔子之繫詞，十翼先天弗違，後天時行，象告情言，不離乎錯綜一法。若衣有領，若日月有璣衡，接羣聖，隔萬古，來先生之功於。是偉矣。先生易註，其本原程朱，會通諸儒，而闡明未備者良多，其精義妙法，俱自錯綜出。大中丞郭青螺公已表章其旨，海內稱慕之，而不盡見其板在蜀者，又多漶漫滅沒，予令巫山時，與先生有往還，愛其人誦其書，下所司而梓以流布焉。詎敢云知易知命，庶幾續韋編之遺，不晦來子苦心而已。

經言枝指序

寓林集

卷之二

十

自漢人章明經術，而傳注行于世，浸淫汨于繁華之六代，聲偶之唐，而經術遂絀。至宋濂洛諸儒先出，盛爲理解，而紫陽氏集訓詁家之成，世斤斤三尺奉之。朝家持以羅海內人士，士稟其說者，題之曰明經，否則黜。而漢人之長亦遂絀。然漢注質核，似雜出不馴，而本經依訓略省理節，後人容得伸其所見，宋訓多解諸所爲心性理氣，知行動靜之條，近于畫一，而糾

纏煩複、愚者入其縛、莫之勝、脫明者中有所不安、乃
思跳而更定之、明暗半者、度吾所明與所收不相當、
亦忽自疑其非是、于是巧偽相冒、務晉鼠其辭、以倖
一售于世、而世卒莫究真、儒者經術之用、余嘗妄論
範世者不提人所明、會通諸家、壹稟于孔子之道、而
第功令朱氏、糾繩六藝之科、以束天下、恢宏淵湛之
士、是玩蝶堂奧、而狙廊廡、涉百川衆壑、而不適于滄
溟、岱嶽之區也、豈不陋哉、然後生浮薄之徒、喜新釣
異、中實亾所見、而附羣吠、輕詆儒先、識者所痛、則安

所得通經博古者、共訂斯義、吾友陳錫玄氏、蓋先之
矣、錫玄徘徊大雅、研心四籍、上遡兩漢、中證趙宋、旁
蒐百氏、一義一字、參伍以編、命曰經言、枝指爲種、凡
五曰、纂以循本、苑以集流、釋以合軌、概以知人、攷以
博物、總之不薄、宋人而荒穢、其徑不隘、宋人而闕、其
四通九達之達、推明孔子之道、披示三賢所欲、廣者
而已、顧孔子之道、神其言、權中而應、妙所掩、映苞舉
往往在文字象跡之外、不可一量、曾得其實、思得其
微、子輿得其大口、所及舉、不過一隅、而止、通明之彥

儻爲參會不忒則千古上下百家衆辨皆孔門剖符
司契之佐是編羽翼爲用實宏不卽以孔子一人之
言按跡相覆亦有似同似異恍惚前後而不可定者
又况廣肆其言逸紫陽而綴羣籍世之俗儒有不聯
拇視之者乎敢以是言爲錫玄先驅

易義古象通序

希乎微哉目不可得而見耳不可得而聞手不可得
而指口不可得而稱其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者乎
凡可得而聞見指稱之者皆象也盈天地間皆是也

寓林集

卷之二

十二

而聖人縣而示之于易故曰立象以盡意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曰德無名曰情無形曰意無言
而類之通之盡之是謂無名之名無形之形無言之
言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譬若寫生然而生者
不待寫也寫之而生傳焉其初一畫耳矣掛之爲卦
效之爲爻交之爲變繫之爲辭決之爲占措之爲事
象之微而著也是寫生而生生者也天文地理鳥獸
草木高卑遠近之間確然賸然象之先也一生兩兩
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引伸觸類以至乎無窮象

之立也吉凶大業象之成也所謂太極者吾終不可得而名聖人先後天而默成之百姓用而不知智仁者各取一焉以理以數以氣以運以玄以虛諸子之易紛如也燦如也義無所不可通總之象焉而已故通乎象可以了義明乎義可以觀象末學從訓詁執文辭而衆人以吉凶之患滯其用于占決不知夫象也者徹上徹下者也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載道者也象之謂也蒼水魏子之爲易義古象通也挈爲八則析爲六十四漱群言之液印列聖人之旨先寓林集

卷之二

十三

象以標義釋義以歸象可靜玩而動俱焉其庶矣乎余嘗言相人者脫落衣冠而識皮骨銷剝皮骨而識性靈斯已神矣而孰知衣冠皮骨之卽爲性靈也嗚呼微矣

論語商序

子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四書語惟論語語上之書也語上無上者也下學而上達也學庸得語之微而上者也孟氏著矣論語如空中月實實照地而空不可捉又如摩尼珠色色現前而色亦不可捉

汝亨常於山中與諸生演說至于說不可盡每嘆曰
諸書可以字求惟閱論語書圈空白處皆妙義也亦
曾妄作詮旨未敢出乃于豫章忽得周明府季侯所
寄論語商而讀之商也者語也語語語上者也而爲
諸生摘發于荅問中作解所謂下學也知下之爲上
商之爲無語之語其庶乎願覽者莫作文字禪空影
之談季侯命予序試以是序之

山中寤言序

儒者讀書譚道必考信於尼山尼山之言曰我無知

窩林集

卷之二

十四

無能忽於無之中舉一焉而世罔知一之函乎三也
蓋終夜不寢以思寤而語顏寤而呼參而賜猶昧昧
然也喟焉嘆息不可得而聞繇斯以觀言以證寤而
寤之非言審矣夫子不得已而舉一以啓寤後之儒
者執一以爲寤而言者若夢矣然亦各言其所入曰
主靜曰居敬曰慎獨曰致知蓋濂洛關閩之風庶幾
乎燭之代月而九之代珠亦一寤也未世學敝廣侈
聞見四目三耳一者莫窺而蔓衍以窮年天牖明德

吾明有陽明先生出而揭良知之符以救之救寒以

火救熱以水救聞見以知斯亦天下之大寤大覺也而爲之徒者執其一而不變若王汝中錢洪甫楊波扇流標赤幟于吳越間特著非其說者比於邪辭外道而詎知一啓寤者寤也寤而執一則迷也傳記所載仁聖賢哲之論如敬恕忠信誠正脩齊標其一皆足以立名字號名天下之學人烏足以定堯桀之是非要以參伍浸潤磨琢繩約卽里言巷議風聲鳥語皆恍然足以見吾之故我而爛熳于云爲喧寂之間奚待樹幟標赤乃著漢代乎而世儒不察往往各持

其所入而不相下蓋予讀寤言而得之張鄧西先生云先生東廓鄒先生之門人也而鄒先生固陽明子之最上弟子也彼其尊良知迪來茲真如明珠寶炬而王錢扇之於越不啻燎原蔽天先生弗是也曰陽明子以知救聞見而吾舉真常之所聞見以救知亦若水救熱火救寒相胥以溺相引以契亾爲也宦轍之暇退而山居耳目所覩記人倫日用若服食若行住臥起若山川風俗草木禽獸苟可以諭志通訓醒

愚破暗辨不必非馬辭不必雕龍微言不必東魯玄

筌不必西竺皆可以得之心而筆之書使後生小子
知所循習而歸宿焉此亦知之羽翼而道之舟楫莊
生有之有大夢而後有大覺予今者或其寤也于是
題之寤言藏之山學者莫得而覩焉先生身沒之二
年而寤言出先生有子成叔博通學道而不忍堙其
旨又懼世之淺儒馳高明之論而軼其上以爲盪陽
明者也屬予序而刻之嗟乎人亦有言善學下惠者
莫若魯男子而趙括者以父書取敗夫應時設教隨
權顯實信妻子關神明則藟藟猥瑣之譚與虞夏精
一之命皆寤也聞斯行之之一言於求則趨而捷于
由則趨而躐夫知之爲言亦若是而已然則卽謂先
生畫一陽明子之法而俎尼山焉可矣

楊氏塾訓序

凡人意有所蘊結天性自至與傳記所載兩不相期
然豪傑之士卽挺然自竝立必有所觸焉而起而激
發神智通徹御變不有所證驗固非一智所能獨裁
凡夫稚子溺情結習背理礙義有父師所不能誨刀
鋸所不能斷者偶見所省覽至于惕心汗頰油然而

不自已。是故提性不如規。理規不如證。事事觸理。理觸性。卽凡愚可以憬然有作。而豪傑之士。于以通神明之德。益志氣之用。古之人著書垂訓。脩道立教之意。如是爲至。非苟爲侈而已。吾讀蘇門先生楊氏塾訓而知之。夫古之尊經獵史。著書立名字者多矣。往往博而失實。尊而至于畔。乃如說苑世說。雋而遺俗。齊諧虞初。怪而不經。抑或不該不徧。不要諸雅馴。則孰與夫關倫常。通日用。磨礪身心。經緯世務。鉅之忠孝節義。機智才略。單辭隻行。閭巷房闈之事。

凡古人所已行。今人所不逮者。靡不臚列而標揭之。若是編者之深切著明也。蓋令讀者于天性事理。交觸互證之間。其中若有所開。而所謂油然而不自已者。于是乎出。豈非豪傑之戶牖。而庸愚之津梁乎。先生者學博古。篤行好脩。身隱而不自用。以其所爲。用世覺人者。託之書。寄之其子。仲堅侍御。而令吾黨小子。尊所聞行所知。是編者亦其一班也。

寶藏論序

慨夫塵世緣深。真如義晦。故仲尼太息於逝水。莊周

鈔契於藏山，不有有力之負，孰窺無價之珍。知者不言而玄，海茫如言者不知而浮波紛若。遂使沈珠罔象，持璧虛歸。是佛所憐，非僧不渡。粵惟長安釋肇宏，宣不二法門，曰空曰有，兩際非真實，有真空，愚智同觀。故廣照品第一，外依假合，內緣妄顯，離脫諸纏，微了一義，故離微品第二，涅槃無礙，自性虛通，一念起迷，本際永隔，故本際品第三，列三品以諦觀，攝一宗而互現，微文參伍，散花雨於諸天，妙旨昭融，廓陰沉於大地，恍入維摩室，藏無可藏，如遇波斯王，寶得其寓，林集。

卷之二

十八

寶允列森羅之府，洵通祕密之關者矣。保叔塔僧通本，每勤苦行，獨抱靈心，繫劍勝因，作浮生之津筏。微窺大乘持寶藏之筌蹄，捨等布金，刻非災木，斯亦負之夜半。比於日新者也。嗚呼書非言表，言豈意宗，參之則披沙得金，執之則列石非玉，有如詭辨，詎曰神明，欲證如來之因，勿墮綺語之障可耳。

重刻華嚴會玄記序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絕名相證性義融宗教，以攝無邊澄觀國師所云交映千門，融治萬有，廣大悉備之

書晉唐遞今爲疏爲鈔爲談爲議爲辨爲錄廣通蔓
衍扶踈枝葉不可以數計而論窮滇蒼山再光法師
普瑞懼學者多而滋惑于是撮諸師談議而編摩之
爲十五卷曰華嚴會玄記而賢晉一宗朗然大暢永
樂棲巖旣寶其傳成正間有普泰師者與諸門人爲
壇以講復謀板而刻之以布于世而書摹不精不無
魯魚虎帝之舛於是平窳有慧安者重新其刻于菩
曇寺而瑪瑙山居祖心上人成之刻成而同弟子某
某請葦航法師登壇嗣振普泰之響而從葦航師以

屬寓庸子爲序寓庸子曰玄之時義大矣哉一真如
如而吹萬互悅三玄並詣而孤宗獨朗語無則山川
木石毛羽涕唾皆足以現十身通三昧語有則彌天
匝地盤上古累當今不足以當虛空之一漏語文卽
海墨書而不盡語悟則半偈隻字揚眉瞬目之間可
以破長夜而耀光明執玄之文以爲義如藥鼓毒樹
有聞皆歿執玄之義以爲心如金泥玉屑入眼卽迷
夫曰玄者妄也曰有玄可會者妄也旣已會之而復
記之旣已記之而復序之妄之妄也雖然嘗試妄觀

之堪輿家不歷山川覽園方不足以辨陰陽之域而定龍穴之歸馬援不遨遊二帝間不足以識帝王之有真蕭相不收秦圖籍以知天下戶口多寡形勝要害之處不足以佐漢高三尺而奏混一區宇之烈故有玄卽有經有經卽有疏鈔談議辨錄遡鈔談議辨錄而之經而之玄則有會有記至于一會之後衆理皆拍而吾亦喪我思議文字猶疣贅也已昔者禹之治水也鑿龍門排伊闕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橈泥行乘橈至于股無脛股無毛以疏九河導四瀆引百川而會之海會之海而禹無事矣玄圭告成而舟車橈橈皆長物也故夫華嚴之有經經之有玄而可會可記可序可板也是禹之舟車橈橈無事之事也不然者沈濡以溺而已不佞請以是語證于我佛而俟諸師玄圭之錫

宗鏡廣刪序

原夫妙心正覺凡聖同宗圓覺普明昏胎並鏡衆生慧命卽諸佛之湛源萬籟和聲總無言之祕法自妙覺背而心宗昏塵言紛而靈鏡翳惟大慈氏興並向

無說處說法。闡發一宗之密。流傳三藏之文。自隋唐
法敝。至性教門分。如於本宗而別分支族。就明鏡而
妄設像形。畫疆畛於虛空。起囂爭於淨寂。粵惟吳越
永明壽禪師。以應現身觀。無盡意。揮霜毫於法海。探
赤水之玄珠。舉一心爲宗。高懸法鏡。照萬法如鏡直
顯心宗。詎惟外道小乘之罷黜。永祛魔軍。卽合性相
宗教而互融。頓銷爐雪。妙矣百卷靈文。何能一字增
損。柰利鈍之根不等。聞見之困難。開樂簡則病其繁
多。苦繁卽艱於竟讀。于是黃龍晦堂禪師。撮其妙微。

富林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名曰冥樞會要。相傳頌者百年。洵永明之嫡胤。而未
學小智。未涉全文焉。知妙旨。譬堪輿不歷。豈識龍沙
病略不詳。與繁同病。而略節節要。諸刻迭陳。然扼要
卽繁可澄心。逗玄而略亦障眼。匪詳匪略。會通實難。
惟我歇庵陶居士。土木形骸。妙明心性。宗鏡百卷。磨
勘十年。約束三章。昭融片念。恢略節以衍續。卽冥樞
而廣刪。析教闡宗。神理無毫髮之憾。說詳還約。脉絡
若元氣之周。且復從旁點抹。如數髮而抽絲。擇要標
題。似洞筋而吸血。使凡夫豁眼。智者開胷。自己銷歸。

作駢

何石

期

高

匪竊玄虛之目。老婆心切。寧爲文字之禪。於黃龍爲
開疆拓土之功臣。在永明則續緒傳家之嫡嗣。萬法
之鏡。將萬古以常明。一心之宗。紹一真而不晦者已。
歇庵之弟君奭氏。諗切天親。道同佛子。爰出斯卷。不
吝法施。汝亨不敏。因文覓性。如病目之炫空。華卽性。
披文等啞人之噉漿。酪友人宋化卿氏。從維摩榻上。
字櫛句磨。吳德聚氏。於子墨林中。鏤文繡梓。各依心
願。同耀光明。計宇宙之有窮。邈斯文而無盡者也。如
謂西來不立語言。妙解亦同眼屑。孽破虛空。椎碎古
鏡。將永明而長夜。撇智海于黑洋。苟非其人。莫造斯
孽。

富林集

卷之二

二十三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備解序

今夫浪遊子行盡九州而不思家。還家而不見母。見
母而不見母之音容。語言溫涼。歡慘之意。世必唾爲
背逆之子。沙門生長佛世。稱佛弟子。入靈山而不見
天竺大士。見大士而不能誦普門品。誦普門品而不
能解其慈悲普度。圓通妙應之義。則亦浪名浮搭之
僧而已。余少不識佛事。第見先慈嚴晨朝禮拜慈悲。

觀世音則必焚香合掌稱念觀世音普門品經余從
耳入以至從口而出頗能成誦無異誦習吾師孔孟
齊魯之篇已而讀書靈鷲山與天竺密鄰又見夫十
方萬衆填山谷蹈湖海而禮拜稱念觀世音者無算
乃知佛子之皈依大士猶遊子之必還見母其情孔
亟而慈意悲體不可以不解承歡囑受必非張祿易
姓陳勝盜名者流可以冒替舛襲何者子母一體而
衆生一切與慈悲觀世音無二體故也而况於僧乎
覺海慧上人根器穎拔自儒家入佛門自靈鷲移上

天竺寺其於觀世音普門品卽見成誦卽誦成解卽
解杼文而詮次備解出焉一時三竺諸山僧宿僧雖
因所講解灑然浣濯其舊而問法覓宗者強半酒肉
化爲沉檀媒慢變而律戒思脩之力從聞斯啓十方
觀者漸成讚嘆卽大士弘渡之願見於一隅而慧上
人導引之師所攝入三摩者功亦不細也余故樂而
序之若夫無音之音超解之解存乎神明不涉思議
其或受持是解而復以口舌聲響浮浪其習者則本
經不云乎卽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

成唯識論俗詮序

原夫識者心之光也。日月之光自明。以流神慧之識。繇心而現。識分爲九心。則唯一天親授之無著。卽識付心。無著囑于彌勒。因心開識。頌宣論衍。成立無殊。相現性摹。虛空非假。故不知萬法。惟識法等。執筌不知三昧。惟心識同。逐影識殺。則匪論不彰。論晦而匪詮不釋。末俗與法以俱沈。上智併識而俱墮。此法師昱公俗詮之所以作也。乃知心光分于衆識。如寶燭之出明。諸識闡于羣論。如通衢之然燭。而真論剖于

俗詮。又如秉燭之徹衢。護法之證天親。慈恩之朗玄鑑。昱師之續慈恩。可謂並融一宗。頓超三界。鈞天合響。海水一味。又何差殊。覩乎故知永明宗鏡。攝性相以雙圓。彌勒闡宗。依一真而摹相。善乎無著之語。其弟天親曰。汝昔用舌善巧。毀謗大乘。還用此舌善巧。讚歎大乘。故知讚嘆等于毀謗。善巧亦爲空華。假令心空識空。則三十爲綴。識滅論滅。卽九大焉。依說性如淳太清。指相愈添蛇足。心行圓成。言詮何有。昱師密意神而明之。信哉存乎其人矣。

法通序

唐武后朝吉頊與諸武凌厲不協坐貶安固尉陛辭
願陳一言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后曰無
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
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爭
兩不得安矣予讀史至是嘗喟然而嘆以爲天下之
動兩相遇而兩不相下未有不爭者也儒釋之論亦
猶是夫合則爲泥而當其合時世眼未見分半則儒
爲一尊釋氏又爲一尊其徒又從而和之有不爭者
富林集

卷之二

二十五

鮮矣然則鬚髮之與剃削爭具也章甫之冠縫掖之
衣之與毗盧袈裟爭器也禮樂刑政與淨虛寂滅之
教爭門也子含赤嬰方孩父母未生時與血肉皮骨
腐朽以後有能判而析之是爲儒是爲釋吾始嘆服
其人在儒釋二尊之上不然者同此水土耳合爲泥
散亦爲泥吾以吉頊之說爲至論矣吾友張成叔氏
作儒釋法通爲廣其意而引之

重刻體仁彙編序

代

兵書殺人之書也善用之而有以生醫書生人者也

誤用之而往往至于殺以生之者而之殺仁者不爲此非書之爲誤所以用書者未全也天地間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必有所自起故夫人之精脉與天地通而物性之爲溫涼生尅殺于二變化于五其精卽與人通故通乎太素不能無和之用而精和者方可與言太素人之有脉與藥之有性一也俱所謂生乎動者動之得失而吉凶以證于是乎爲方爲圖說寫其意以模範後人而所謂生之之具卒不外是將不知兵與知兵而不知天命之有歸其喪亾同世人

寓林集

卷之二

二十六

言醫而不通太素與貿貿乎藥性者何以異李廣號稱名將不擊刁斗不擇水草不必按古法律往往迷失道以敗而高譚者乃嘆息于數奇庸詎知夫營平之上方略伏波之聚米山谷有不動動必吉則治病者果不可以無方書也通脉訣識藥性證之于方微而與壽命符于以神醫之用而生生之道全矣嗟乎世無秦越人安能遺方循性飲上池而見五臟癥結哉是道也莫備于體仁彙編一書昔者御史中丞印臺傅公刻之江藩爲德滋廣而歲久編殘多至剝落

叅政還素李公淹雅之餘，苟暢方術爲補，亾訂詔授之劄，劄李公始後中丞而有功于叔和東垣以生活人稱大醫王稱能仁者矣。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懲李廣之敗，謂必方書活人則霍嫫姚有言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者非名將也耶。

重刻畱青日札序

田子藝先生嗜奇博古聞于世，余及於西湖逢先生六橋花樹下擁兩歌婢，衣絳衣揚謳進酒，觀者如堵。而先生傲然若旁亾人，以爲古所謂狂客者流已聞。

寓林集

卷之二

三七

先生條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而驩飲，娛我魂魄，而以平昔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棺，有吳梓材歸去來之意，則先生始古之達人而託之狂狂而託之書與酒者，蓋讀其畱青日札所載博物通雅、撫時悼俗、或微或謔、或經或怪、或質已聞或標獨解，如列肆五都、飄踪海外、尚羊乎聽其所止、涉而取之，以成趣者，非沾沾文士噉名者所能辦也。嗟乎虞卿著書，子雲草玄，夫亦中有所不自聊而發憤于作述，孰有涉書而行其意，玩日將月，瀟灑

去來如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人而知先生所以畱者非書矣歲久字渝其板復爲蜀好事者攜去令人欲索田先生而不得玄舉稱先生家倩風雅不媿婦翁而再爲畱青以畱之謂田先生不亾可也

儼思錄序

儼思錄者吾年友侍御傅子思厥先祖父母而不得見見之夢而神爲告之圖厥像惟肖六十年後之亾者儼而生也諸君子爲頌美其事故錄之錄之以著思也思則儼若矣思神哉寓生曰子不語怪神謂神

寓林集

卷之二

二十八

道遠怪非常也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問死曰未知生然則知人之爲神生之爲死則知怪之爲常而常非怪也傅子不見王考妣于生而以生見鬼弗靈而人靈焉生之死人之鬼孫之祖也一本故也夫思人道也通乎晝夜鬼神則天之道也思之路萬而致乎一姍姍以來栩栩以化爲哭泣爲田獵爲周公之東爲版築之朋其中有精焉而馮有動焉而應萬物之類情氣之屬莫不皆然而况孝子慈孫乎千古上下之與六十載猶旦暮也生而戾焉等死矣死而

思焉之生矣。傅子亦猶行人之道也。豈真有少君巫咸之術、蕉鹿之幻、而輿馬之妄乎哉。李密生而陳情、甄恬歿而有見思之極也。記曰：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優然而見、肅然愾然而聞。若然者，探微不能寫、道子不能筆、而何疑於傅子乎。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讀是錄也，以知傅子矣。知傅子以知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之孝子慈孫矣。爲人子爲人孫者，其亦可以油然而興也已。

永言集序

寓林集

卷之二

二十九

永言集者，吳中翰德聚思其尊公伯實先生而集也。先生惟孝友于懷仁、蹈義晚而投好泉石、皈清淨之業。德聚旣爲丐諸名公有誌，有表有傳有誄，乃復圖先生像而廣爲之集論贊何也。思無所託而永言之也。嘗讀傳記慕說古之仁聖賢人，則必想其脩短豐儉、美好魁梧何狀，而逢丹青家所貌美好魁梧之人，又必退而考諸傳記，其生平行事奚若，故不知其人，有如臨摹，不知其貌，有如盲史，合而雙美，神是以傳，故圖像之不足，又從而歌詠贊歎之。魏文有言：體貌

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斯永言所以集也嗟乎
典刑旣謝寄慨虎賁衣冠云邈抵掌優孟見似猶余
况其真者乎覽斯集者望其像知先生之貌而讀諸
公所論贊卽知先生之心不必遐想古人慕說風流
而眉宇襟期晤言千載謂伯實不亾可矣雖然子肖
父謂之肖象賢謂之像而以丹青文墨也與哉伯實
先生之有德聚也是稱不亾者也

黃九石公傳序

孟子尚論聖人百世之師曰夷清而惠和兩聖人者

富林集

卷之二

三十

固各有所至俱足以風世而不相兼乃東漢之黃叔
度當時群然目之爲顏子比于汪汪千頃之陂曰澄
之不清淆之不濁豈其人含清動和在夷惠上耶吾
年友九石黃公世所稱賢者與余莫逆沒而悲思其
人不知於古人誰比而讀諸公所傳公舉群然方之
于叔度夫叔度行事史不具載以其消鄙去吝與世
無競遂以顏子當之九石公行事列諸傳中亾論宅
言論風旨文詞翰墨其孝友惠愛公忠廉讓之美自
諸生而宮庶居鄉立朝動而淳備殆不勝書矣而士

願受其正友人蔡元履所謂得之學力者又非若天
資合道自異流俗而已也余故序論之以附於諸公
使當世爲楷而百世之下聞風者興起焉

四書字考序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民教國子先以六書漢興學僅
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古人之重
字學如此字學之精核復古者莫核於許慎說文而
徐鉉氏闡明之曰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旨哉言
也蓋不習六書難語字義不通字義無以與於經藝

寓林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之文文義舛錯授之以政不達王政之缺也今之學
庸語孟四書學者自爲童蒙時低首習之尤爲經藝
之首而俗師村學口耳沿襲漫不加考 國家洪武

正韻同文宣教可謂明備矣而童子科不以試士如
周漢之制於是訛以傳訛半讀旁竊手畫心迷少成
若習况於羣書之浩萬物之曠乎門人郭無虞氏讀
書討義每爲之廢寢食窮日夜蒐攷古籍取正聞人
大都以洪武正韻成均定本爲據比勘而校讎之命
曰字攷其於形聲點畫母子孳乳所以浸多詳爲註

大夫獨方之于叔度不知叔度之爲顏子與公之爲叔度安在也蓋當東漢之末諸賢皆以虛名盛氣相激射嘒嘒嚙嚙犯小人所怒卒以危國而叔度獨以汪洋容與妙乎不清不濁之用憤然處順游而不礙識者寧無以顏子相推許公爲四明公門下士而李文節公之素交當四明公柄用時南北水火之形甚兢公不隨不激履道坦坦超然評論之外及文節公爰立猜文節者交章嗾去之不遺餘力卽以故所稱門人知己亦反面相詬訾文節乞去不得僻處荒廟

而公朝夕相起居毫不爲嫌至飛語中公公置勿辨第上疏乞歸飄然就道而已此其心正而氣和非惟恥與世同濁併其矜名兢節之意而俱銷釋之不謂之汪洋之叔度不可也迨公論定 上以右春坊右庶子起公藉公不歿入而柄用出素所湛定者于以調御物情斟酌元氣融偏黨歸大道豈不稱太平名相之業哉奈何天不憖遺而人之云亾也然公之高風懿行足以師世範俗者卽不爲宰相以傳千秋有餘而易簣數語所云叅和委運默還造化不憂不懼

釋學子童年詞章未汨時先於此從入引而傳之凡
經傳子史之書篆隸真草之文聲音切轉之變徐可
會通譬之入林寶炬涉海慈筏不至失路迷津追邈
無從者已予又憶昔者吾友陳錫玄氏有四書經言
枝指一編不專爲字學說而於古今載籍人物本末
一字一義無不窮討初學者得此字考合而觀之亦
庶幾乎博文通道之士矣若夫以意逆志不害文辭
神明之表無拘章句亦必先識字而後悟入之母徒
高談玄虛冥而索之倉皇雨粟以前也

寓林

卷之二

